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九・子部・雜家類

初潭集三十卷（卷二十至卷三十）〔明〕李贊撰……………一

宋賢事彙二卷〔明〕李廷機輯……………九七

焦氏類林八卷〔明〕焦竑輯……………一七七

說郭續四十六卷（卷一至卷六）〔明〕陶珽編……………四一五

2442469

初潭

集

二

〔明〕

李

贇

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
萬曆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〇五毫米寬二七〇毫米

初潭集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南榮越既遇老瞽躍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

○嵇康遊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屨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觀樂之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乃復大笑康聞乃從之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本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及遭呂安事在獄康乃爲詩自責云

昔惠下惠今愧孫登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於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何子季與周彥倫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饒節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古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邪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

名倚松集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門荷蓀豈謂利鍾金之祿榮數尺之綬哉身如聚沫財若浮雲實無有也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問堯

補潭集 卷之二十三 五言

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肯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已攻中矣

其後之累也

此亦公一邊之談也苟知官署門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林豐州固即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徧則不見督郵雖不為高亦不為礙若王維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矣安在其為無礙無所不徧乎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

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

初潭集

卷之二十三

四

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嘗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即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後信之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遂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東坡問韓持國於友人皆曰維語人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求堂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置酒大言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

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爲死時將得去者計也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以上皆學道之友學道其實也

二道學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道理可厭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朝得好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史勝質無此理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

等救耳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鞭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便是無量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襖舉謝卿也自復坐謝冠帽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顧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是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會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乘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氣

粹

至言至言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陂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使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與後不堪遂出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

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

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往投之桓時方招起屈滯以傾朝廷玄平素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語笑甚歡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矣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行一時都盡長安張氏書獨處室有鵠自入止於對牀張披懷視曰鵠爾來為我禍邪止承慶為我福耶入我懷鵠承

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此鳩勝地理師

江鄰幾云胡興之出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草間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掛壺就之呼其妻孥還坐盡醉而歸由是相誠無犯

亦是一着

劉歊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諸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趣

庾業家富每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宗慤設粟飯菜茹曰宗慤軍人慣噉饒食慤致飽而退後慤為豫州業為長史慤待之加厚

好道學

庾果之嘗侯樂順之順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茹泉之

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泉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真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解脫主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今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有役故來相送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

巧於囑託道學之宗祖也

盧詢祖語人曰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劉餗隋唐嘉話曰齊和士開用事或謂盧宜一謁詢祖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往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往轡而望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畢竟是不慣奔競者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

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舉出拜於馬首

徐鼎臣坐事出陝西柳開爲州刺史不爲加禮又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來勘文寶師鼎臣故柳開詰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乎及文寶至求與開相見卽屏從者步趨入巷詰鼎臣許觀省鼎臣見文寶立談道舊文寶詢問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出開事立解李生曰此道學假得好可法也可敬也

○以上皆道學之交道學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能起名也無用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濟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噫孔尼父亦一講道學之人耳豈知其流弊至此乎

○三會說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仲叔同郡周黨見貢食無菜遺之生蔬貢亦受而不食

豬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聲亦醜若閔仲叔可謂無味之極矣又曰生蔬臭且消食不食有理遺者可笑也是必直曾講道學來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雖贊以爲座右銘

好話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展麟士曰是卿展耶卽跪而反鄰人得展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展耶笑而受之

○何隨著譚言一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豬過隨門諸索偶斷遂失豬所在屠者強認隨溺中豬隨卽牽與之家有竹園有盜園中筍者隨出行過見恐盜者覺自走竹中避之傷其足徐繫履緩步而歸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恋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

得便宜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惡人急也

以上皆會說者講道學者但要我說得好耳不管我行得行不得也既得不得則謂之巧言亦可然其如鮮矣然何哉蓋是以謂之會說也以其太說得好實難到也若陳邵二先生蓋實學實行實說也又不可不知

四冷色

初潭集

卷之二

十三

時人目夏侯太初閉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賴唐如玉山之將崩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履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王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詰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灰時人謂者殺衛玠列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林公道王長史欽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有人歎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嘆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嘯歌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以上皆令色講道者先觀有道氣象若色不令難以免於今之世矣故曰正顏色斯近信近信之色

是爲正色豈道學所知

○五少年

○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爲楚令尹雖少年心自不同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

燃之

醜面惡

○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策求去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堦玄德從西堦上僅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虞翻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諸門者皆僞才清操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夫陳韋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韋曰小時了了犬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韋大踧踖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慚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寶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司隸徐正名知人符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即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史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謝真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在何處如字景裕不能答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頊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月令紹遠讀一遍誦之若流

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即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穎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任處

對曰僕任中甘里子曰何為任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恠也若言川澗伊洛爭噪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潘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鐻信非虛也

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

名餘慶王義方稱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

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騎以迅騁

名半千也

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
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太曰守則有嚴出
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久設儼
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獄之幹鍾
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必帝即馳召之必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
能說請賦方員動靜必逡巡請問說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必即對曰方若行義圓
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說曰是子精神要
大於身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詔下國學有袁憲者字德章年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一籠以獻荆公

十四被詔為正言生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

者公因問元澤何者是麀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遽

室授以麀尾令憲警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曰二

對曰麀邊是鹿鹿邊是麀客大奇之

賢雖窮與曠符無憚此後生於是何謝遞起義端而

以上皆美少年夫容止可觀則異日必定富貴天

憲酬對閒敏觀者重香憲固自若弘正謂客曰卿還

資聰偉則早年必有文詞定交者貴圖其始是故

諸袁吳郡此即已堪代為博士矣

講道學者最識此幾

○六標榜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別

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

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

易之

所知王濬冲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顏此亦方冲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答問禁中有負傲者

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半千

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甚矣史之文勝實也方其揚槌不顧之時目中無鍾久矣其愛惡喜怒爲如何者此雖中散之累而不足以損中散之高胡爲乎益之哉

庚仲初作楊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大傳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謝幼與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會稽孔闇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何炯白哲美容貌從兄求黠每曰叔寶神清杜又厲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七詆毀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噴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安期述之父

狀得佳樣出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育長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摻其勝者四人任猶在選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昔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痕

恒溫云 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

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孫興公作庾公誄表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癡而舉頤因跛而緩步

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誦見而誡之率一

旦焚毀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誦便句句嗟稱率曰

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張敦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

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至融風止詭越坐

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

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

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以上皆標榜以爲賢詆毀以爲極不賢者夫相爲

標榜正所以自擡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絕刺

譏好生羽毛惡生瘡疣孰敢違之世人多愚故使

此等坐握重權耳

八易離

于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還又節遠之三宿臨

別涕泗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去其徒問之高曰始

吾謂一子大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而

常羣聚乎李生曰此不過大言以欺其徒耳其徒者

應曰師父想家也不然何以皆涕泗而先生獨高揖

乎

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

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

此翟公絕交論也尤簡切痛骨可憐人多輕易念

過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皆號爲龍門遊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簿李生曰想祖考未必愛賢莫好名也金蘭密

友安得許多

王大喪後朝論或曰國寶應作荊州國寶王薄夜幽

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夜開閣喚網紀話勢